

瞬间○鸟与鸟们
了不起的自行车
我就是酒○想到便说
古老的话题○背影
还有一个生灵
游子觅踪

棋人小品
被一个愿望伤害过
『天真』声明
对于『假』的厚爱
分享尼克松
最优美的最危险



朱苏进

天圆地方

dang dai ming jia san wen sui bi xi lie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朱苏进

天圆地方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天圆地方

作 者：朱苏进

责任编辑：黄小初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漕彩印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120,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03-3/I·766

定 价：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最优美的最危险	(1)
分享尼克松	(28)
对于“假”的厚爱	(68)
“天真”声明	(72)
分享张承志	(76)
被一个愿望伤害过	(86)
天圆地方	(90)
棋人小品	(112)
还有一个生灵	(122)
游子觅踪	(124)
古老的话题	(128)
我就是酒	(132)
了不起的自行车	(138)
背影	(145)
想到便说	(157)

瞬间	(176)
山是站起来的大海	(184)
鸟与鸟们	(188)
假如还有一次人生	(192)

最优美的最危险

最危险的东西往往最优美，最优美的东西往往也最危险。危险与优美，互相暗藏着对方，如同一柄剑的双刃。当两者都相当杰出的时候，就产生如下一些现象：毒草；钻石；银环蛇；金钱豹；凯撒大帝；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

“美”与“险”凝成的结晶——事物，或者人物，或者景观，都具备既迷人又骇人的双重魅力，它令人类心惊胆寒同时又万世追逐不息。而且，越是有质量的人——英雄霸主们，越是追求美境与险境。甚至帝王大业即是美，帝王大业即是险。对于庸常境界他们不屑一顾只稍以利用而已，连他们本人都是美与险的产物，他们再造江山的同时不惜让人血流成河，当然为了那美境与险境他们自己也不惜殉命。即使是寻常百姓，也略爱些美与险，只不过没那么极端罢了。比如登高望远，吃吃河豚，

隔着网绳看看猛虎与拳击，或者让武侠小说与警匪片把自己带进幻觉……这些，都说明美境与险境的种籽暗藏在人心里。说得绝对一点，吗啡与可卡因也是一种美与险的结晶，它能提供奇妙致命的美感，为了那美感人们才不惜送命。很怀疑人类能否消除毒品，因为毒品与人类性灵暗通。即使消除了它，人类也会再创造出一种致幻物来调剂精神。生命一旦诞生，就奔着美与险那路子去了。理智挡不住生命，生命大于理智。正如你的直觉永远强如你的苦思冥想。

世上什么事物最优美也最危险呢？

在精神方面，是思想，或者幻想；

在物质方面，是兵器，或者由一柄弯弯的匕首所代表着的那种品格。匕首是世上最简单的兵器，简单的东西最富于代表性。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严谨的科学家竟用诗般的语言报告：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那颗优美的火球将科学家的数据逼成了诗，多么幸福的不幸。除那句诗外，他将无语说出爆炸的真实感受。迪斯科舞厅里激光束闪动着，它是光的极致，宛如漂亮水晶划空而过，把舞厅变成跳动的梦幻。那激光，实质上与致死力极强的粒子束武器同理。人们发明它，首先是为战争需要，后来顺手把最差最小的激光束掷给了舞厅。在舞曲中，我们已

认不出它原先是一件武器。

假如你按动火炮的炮闩，上百公斤重的金属体竟如羽毛般轻轻地滑开，发出开香槟酒盖子似的声响。阳光从炮膛里放进来，无数条膛线旋转着奔向太阳，那优美的律动仿佛把你拽向太阳。风从炮口处撞过，碰出洞箫般低鸣，这时你会觉得深深的炮膛里不再是空的，它充溢某种欲望，渴望发射的欲望，它美得令人恐怖。巨大的弹丸就竖在炮座边，腰缠金黄色弹带，形体如同一颗倒置的雨滴那样可爱，内装浓缩烈性炸药。弹群们从天空飞过时，切开的气流发出画眉鸟一样动听的鸣啭，声声轻灵娇嫩，撒娇似地偎进你耳里——死亡！假如把弹丸划空而过的声音关进鸟笼，人们都会把它当做珍禽鸣叫。谁会想到，死神与小鸟，就声音而言一样美妙。所以说无知接近于幸福，而大智大慧却成了既无痛苦也无幸福的菩萨。让我们顺着膛线朝前伸展——它的意旨是无限的。每一根炮管都沿伸出一条弹道，势若撞出天外。通常我们看不见弹道，弹丸的速率是 300M/秒至 2000M/秒，这么快的速度超出我们可视极限。但我们可以把它画成图谱，这时可以看出弹道是一条彩虹状曲线，即：抛物线。当炮管抬升到最大射程时的仰角时，通常是 45° 角左右，弹道竟然弯曲成一种哲学：

它上升上升……接近峰顶时速度变慢，到达顶峰那个瞬间，弹丸竟然在空中停定片刻，是的，它完全不动。这时候，它的上升力恰好被重量抵消，它的前进力恰好被阻力抵消，飞行的弹丸在瞬间成为恒星，这片刻它无比辉煌。之后，它开始下落，弯曲着回到地面。这也是一条弹道的全过程，它像不像人生道路？而它在最高处停止着的那个瞬间，于弹道全段中恰是黄金分割率所在：0.618！假如你正在看电视，荧屏的高与宽的比便恰好是黄金分割率的近似值。假如你能活70岁——人类平均寿命，黄金分割率所在又正好是40余岁——人生巅峰期。从古希腊到今天，人们都认为黄金分割率在造型艺术中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今天对于它的评价已不止是美学领域了。弹道，这一单纯的线条究竟暗示着什么，又暗藏着什么？

古时候，铸造火炮和铸造铜钟是同一种匠人。钟和炮其实是双胞胎，放炮与敲钟都声震寰宇，在人们心目中，这两者都宛如天意。匠人们先把融化的铜汁浇进粘土模子里，待冷却后，敲碎模子取出这实心的炮管铸件，反反复复地用重锤敲，再用长杆套上钻头镗孔，钻头依靠水轮带动，钻杆只一头有固定支架，只要镗孔镗歪了，这门炮便报废。镗出炮膛之后，再试炮，一次次射击，逐

步增加装药和弹丸，直到最后，炮管里一半都塞满了火药与铅弹，火炮才算试射合格。那时候每一门炮都至少需要一个模子，每门炮都是一件单独的手工艺品，世上绝不会有彼此同样的炮。因此人们才在炮身上雕上“天字大将军壹号重壹万零伍百斤正”，“天字大将军贰号重玖千玖百玖拾玖斤半”……天字大将军某号，是火炮的名字，也是炮队的名字。古时候的炮兵是最勇敢的士兵，因为他们常常要死于膛炸，差不多每三门炮就有一门要在激战中发生膛炸，炮手们死于自己所热爱的武器，竟比死于敌手的还多。那真是个粗糙而伟大的兵器时代。今天的兵器和当年相比，很像是一台玲珑电脑站在巨大恐龙骨架面前。你无法判断谁更伟大。你如肯定其中一个，等于亵渎另一个。但如果讲美感，毫无疑问，恐龙骨架肯定比那只方方正正的魔盒子更美。如果讲战争体验，越原始的兵器，就越有杀戮快感。现代兵器已浓缩为一台电子操纵器，战场已浓缩成一只荧屏，直到战争打完了，那纤尘不染的战士还没看见过敌手，更没有马蹄击溅、金属碰撞之类的生命感。

前苏联军官维克多投奔西方后，写过一本书《铁幕后的苏军》，书中述说了—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事实：兵器越简单越好（其实，这跟西方智囊团崇信的“小的是美

丽的”同理)。他回答询问“为什么苏联不生产先进的自行火炮，而喜欢落后的牵引式火炮”时说：苏联有的是先进的自行火炮（即，外观像坦克的机动火炮），但我们更热爱简单的牵引式火炮……

只有适合于你的你才可能热爱，这是无数生命淘汰出的真理。比方说迫击炮就属于最简单的，只需一个炮管，剩下的全都可以省略掉，却照样是一门炮，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设计出更简单的东西了。1942年，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苏联崩溃在即，全世界都注视着苏联兵工厂能开出多少辆坦克——当时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兵器，然而传送带上却不引人注目地滑出了无数迫击炮。火炮和弹丸甚至来不及喷漆就拉上战场。指挥员得不到其它重装备，迫击炮却拯救了苏联。二战中，苏联人生产了34万门牵引式迫击炮，比其它交战国的迫击炮总数还要多。它简单可靠火力猛烈，几乎无故障——简直没有什么部件可供它损坏。先进的兵器损坏一个电子装置就全完了，迫击炮不会，它太忠实于主人了。虽然射击精度稍差，但弹丸重，其火力强度能补偿精度不足还有富余。它的弹丸是铸铁而不是合金钢，这使它既便宜又能分裂出更多弹片，只要打进人体内，不论铁片或钢片都同样致命。简单的迫击炮更符合士兵文化素质，它是他们的情人，他们看不见大后方战略，看不见先进的武器，

只看见迫击炮管可靠地偎在自己怀里。迫击炮群发射时掀起巨大火焰、声响、尘土、风速……哦，它不仅是炮群还是一大片上帝，仿佛大群狼犬为你扑跃吠叫，仿佛是士兵自己扑跃吠叫。火光与声响，才是战争的旗帜。胆量是战斗力中最不可测的部分，迫击炮便是你的胆！反过来，我的火光与声响对你却是魔鬼，是压迫。你在肉体尚未给弹片击中的时候，灵魂已被那声势钉住了。

这事实启示了西方人，战后美英法都加大迫击炮拥有量并且改进性能，增加了膛线，将射击精度提高一倍，还生产出大量的自行式迫击炮。苏联不干，他们执着地固守自己的真理，像农民固守锄头。制造一门线膛炮的费用是滑膛炮的 10 倍，而作战效能只提高一倍；制造一门自行火炮的费用是牵引式火炮的 10 倍，而作战效能只提高三倍。如果代价大了 10 倍而收益只大了一倍或三倍，他们就认为那是一件拙劣的武器。

事情至此并没有完，其中暗藏着更加骇人的内含：当敌人装甲集群包围上来时，自行式火炮因其机动性能好，炮手们便有了两个选择，战斗或者逃生。但是牵引式火炮尤其是迫击炮机动性差，炮手们便落入绝境，他们只有一个选择：战死。

战场定律之一：最大的战斗力产生于兄弟阵亡之后。

战场定律之二：怯懦者在绝境中会变得勇敢，而勇敢者在绝境中会变得疯狂。身陷死地，将逼迫人爆发出动物性本能。人的潜在力量原本就是无穷无尽的，只是没得到证实罢了。所以，你认为你能干多少，你就能干多少。你完全不知道你能干多少，你往往能干得最多。

炮手们当然不会知道，眼前这绝境战前就被决策者们设计好了，他们眼前只有敌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敌人造成的，他们只能将临终仇恨全部喷泄到敌人头上，他们在那特定的时刻，已不再是为胜利为祖国为生存而战，而纯粹地彻底地为战斗而战。他们生命之火进入白炽色、体内细胞呈挥发状态，拿音乐来讲他们进入了华彩段，不是奏音乐而是音乐奏他。人的极限究竟在哪里？美就在那里进入巅峰。二战中的库尔斯克战役，小小的苏军反坦克部队，凭借牵引式火炮阻止了德军上千辆坦克集群，不乏炮手抱着弹丸撞向坦克的、无效的纯拼命行为。他们胜利了。当然，火炮和炮手们几乎全被履带碾碎了。我无从猜想，烈士们身随弹碎时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我知道，他们再现着古代炮手们死于膛炸的意境。

我想起斯大林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我们会感到十分痛苦；死一万个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你得承认，他说得无比残酷又非常深刻，差不多是优美的。

概括了。斯大林经常有一些绝境中的思想，他的胜利建筑在统计学基础上。简单地讲：你有一个士兵，我有三个士兵，那么我终究会战胜你；你的国家能够付出 5000 万条生命但你的国家只有 5000 万条生命，我的国家虽然付出了一亿条生命但我的国家拥有两亿条生命，因此你 100% 地亡国了而我只 50% 亡国，因此最终胜利者肯定是我的国家而不是你的国家。……你又得承认，斯大林的取胜之道有如老农般可靠。蚁群会噬尽大象，人海将淹没武器的高山。

世界上两大武器系统：美制与苏制。

苏联人制造的所有兵器：坦克、飞机、军舰、潜艇……都含有迫击炮的特征，简单，实用，火力强大，笨拙而造价低，乘员不舒适。这些特征，曾被西方嘲笑，而后来却令他们尊重，因为苏军就靠这些武器赢得了战争。实际上，凡是苏联的工业产品都几乎都带有迫击炮的特征，他们生产的冰箱、机床、彩电、汽车……都那么结实厚重。可见战争在继续教导他们如何生活。

看一眼德苏战争的军用地图吧。希特勒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性的，可他们创造的闪击战略却多么优美：犹如一道闪电洞穿天穹，分离出每一个箭头都尖锐泼辣，痛快淋漓，符合兵器精神。这一道闪电击溃了整

个欧洲，击溃了全世界传统军事思想，开创了军事史上新时代。斯大林进行的战争当然是正义的、卫国性质的，可是他所采取的战略、尤其是早期战略却多么丑陋：梯次防御，逐步增援，涣散而无重心，地图上一道道粗重图标七零八落……不仅德苏战争，整个战争史里都暗藏着一个更痛楚的事实：从纯粹军事艺术角度来讲，划时代的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大多是由侵略者那一方创造的，而由被侵略那一方消化吸收，最终击败侵略者。凯撒，拿破仑，希特勒，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大师兼卓越的军事艺术开创者！我们最终消灭了他们，然而我们常常是用10倍的血肉才能埋没掉他们那一份。剩下的那9倍血肉，是我们为他们军事艺术而付的代价。之后，我们还得继承他们的军事思想军事艺术，犹如他们活在我们体内，活在我们兵器上。

在道德领域，美的可能是“善”的。

在军事领域，美的却是“恶”的，极尽风流的总是优美的“恶”。

我们再来谈谈枪。和巨型兵器相比，轻武器——枪，尤其是手枪，更像人的一个器官，像人肢体的延伸。假如一门火炮需要七个炮手操纵，那么每一个炮手都只是七分之一战斗力，少了任何一个“七分之一”，火炮将

降至为零。但是枪手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战斗。力的战斗力。枪的威力小于炮，枪手的自由程度却远远大于炮手。从这方面讲，枪更接近于人的本性。世上最大的兵器——原子弹，也是最没有自由的兵器，使用它要经过总统甚至是某个国际联盟的同意。枪是每个士兵都可以任意使用的自由兵器，你爱打多少就能打多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好了。全世界为制造原子弹和防卫原子弹，花费了兵器史上最大量的金钱，可是自从它诞生以来只有过两次实战表演：广岛与长崎。而枪，仅在本世纪以来就有过多少次实战表演呢？人类拥有着并且拥有过多少支枪呢？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理论上最可怕的是热核武器，而实际生活中最可怕的却是普普通通的枪。

世上最著名的轻武器当属苏制 AK—47 步枪，也即我国军队最常见的冲锋枪，它性能优良，原型与仿型在各国繁衍，先后生产了约 5000 万支，它诞生于二次大战，到今天半个多世纪，却仍没被淘汰，反而形成了一个宏大的 AK 型枪族。就算它每 5 支杀伤过一个生命吧，也有 1000 万条人命。我们还没有算进 AK 枪族的其它兄弟。核武器两次实战爆炸，只夺去 20 万条生命，和 AK 枪族的战功相比简直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AK 枪族设计者卡波什尼科夫是森林工人的儿子，毕生不是科学天才而是实用工匠，这种级别的才华刚好可配得上枪。

他的创造物给世界带来的创伤无人可比——当然他是无辜的。但是，鉴于卡波什尼科夫的创造，斯大林授予他一个奇怪的荣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这就幽默了。

美国被AK枪族挖苦过不止一次。美国的M型枪族(M—1, M—14, M—16)都是被卡波什尼科夫逼出来的，至今为止，M枪族的战场表现仍稍逊AK—47。前些年，美国加州疯子珀迪持一支自动步枪冲进托克顿学校，对着小学生胡乱开枪，两分钟射出100发子弹，打死5人伤30余人，最后朝自己开了一枪。没多久，欣克利为取悦女星行刺里根总统，里根身中两弹。做为“全美枪支协会”会员的里根，被刺后威望更高了。他声明：危险不来自枪，武器不杀人，人才杀人。任何美国人都有持枪的权利（不怕民众持枪，反证了自己强大）。他否决议会控制枪械案，欣克利被判无罪，入院治疗。……事后，枪械商店被抢购一空。一首老歌重新流行全国：《幸福是一枝温暖的枪》。珀迪所持自动步枪，就是AK—47。做为世界上头号军火大国，AK—47如此得宠，不能不是个挖苦。顺便提一句：美国2.1亿人口，竟拥有1.4亿民间枪支，还不算武装部队所装备的正规武器。这只能说明，枪是人类的宠物，无数人爱着它。1.4亿支枪，意味着1.4亿种诱惑，1.4亿个潜在的微型战争。